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詩經二

宋村十人經漢魏晉書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三)

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凱開在反

疏 凱風四章

章四句至志爾。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此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箋不安至之意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得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

棘心天天母氏劬

勞

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天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

疏

凱風至劬勞。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

之心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

令人

聖嚴也箋云嚴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嚴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嚴悅歲反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

疏

凱風至令人。正義

曰言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嚴智

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棘薪其成就者。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傳聖獻。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獻也箋申說所以得為獻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獻作聖故得為獻也洪範云思曰獻注云獻通於政事又曰獻作聖注云君思獻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獻謂君也聖謂臣也所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獻而致臣聖則獻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如周孔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寒泉者

音峻浸子鳩反樂音洛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疏

爰有至勞苦。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與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

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浚衛邑

。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爰曰至不能如。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

視睨黃鳥載好其音

視睨好貌箋云視睨以與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與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

如也。視胡顯反睨華板反說音悅下篇註同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慰安也。疏 視睨至母心。正義曰言黃鳥有

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箋視睨至令順。正義曰與必以類視睨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

之而作是詩

淫亂者荒放於妻妾恣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

出恤本亦作卹數疏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色角反烝之升反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箋淫亂至君子。

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然則宜公由上烝

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

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難鳴云荒淫急慢五

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牆有

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懼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摠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

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

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為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

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

通言也故采芣刺怨曠經無男子則摠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礼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芣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

於外非礼故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并刺婦人也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

之政事。泄移世反訊音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繫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

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本亦作詒以之反遺維季疏雄雉至伊阻。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同繫鳥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遙反疏正義曰毛言雄

雉往飛向雌雉之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

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為維毛為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為異義勢同也。箋伊當至患難。正義曰箋以

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慙伊慙小明云自詒伊慙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繫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慙之文與傳正同為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與宣公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與宣公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疏**雄雉至

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送往迭來今

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女怨如字下女怨同**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何**疏**瞻彼

來。正義曰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送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百爾**

君子不知德行箋云爾女也女眾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不忒不求**

何用不臧忒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病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忒之踐反字書云很也韋昭音洎臧子郎

反百爾至不臧。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為眾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為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

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疏**是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夫人謂夷姜

疏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正義曰並為

淫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為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夫人謂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為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為淫亂**匏有苦葉濟有**

深涉

與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匏音薄。交反。瓠戶故反。上時掌反。下皆

同處昌慮反。

深則厲淺則揭

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過水深則

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礪。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褰衣渡水

也。揭，揭衣並苦例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疏。

匏有至則揭。毛以為匏有苦

與。礼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礼富隨豐

儉之異。若時豐則礼隆，時儉則礼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儉尚

先不廢禮。君何為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為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

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之宜，以與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

女，男愚則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礼，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

反犯礼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

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秋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

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礼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為一，與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

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

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

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傳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褻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為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由膝以上。上亦為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

摠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
 淺之名既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箋瓠葉至問名。正
 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
 也以昏祀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
 二月陰陽交會祀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澁
 處深爲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離離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祀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
 也納采者昏祀之始親迎者昏祀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祀納采用鴈賓既致命降出
 賓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
 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
 妻謂請期水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爲昏祀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
 水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爲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不可行此祀女年十五已得受
 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祀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
 陰陽交會之時尙得親迎何爲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祀必用八
 月也。傳遭時至自濟正義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隨時而用
 祀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祀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
 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祀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祀義
 乎祀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祀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祀必遇禍患也。箋既以
 至祀耦正義曰箋解上爲記時此爲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深淺爲喻則上非喻此非
 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如聖人得祀之宜言長幼者祀
 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
 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爲之求如耦有彌濟盈有鳴雉鳴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
 其人之宜爲之求如耦有彌濟盈有鳴雉鳴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
 人以辭不顧祀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彌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祀深也。彌彌
 爾反鳴以小反沈耀皎反雌雉聲或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旦反下同洪
 音逸行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輶以上爲軌違祀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
 下孟反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輶以上爲軌違祀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
 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祀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濡而朱反軌舊
 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轍前也從車
 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疏有彌至其牡。正義曰言有彌然深水者人所畏難
 具論之牡茂后反輶竹雷反車輶也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遜其難以與有儀然祀義

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鷩雉鳴也有鷩然求其妃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爲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其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母也乃媚悅爲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瀾深至之行。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雌雉故知鷩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雉尙求其雌則雌雉之鳴曰雉也言衛夫人有淫佚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辭也以辭解有鷩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瀾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卽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辭謂以顏色言碎怡悅於人令人啓發其心使有淫佚之志雌雉之鳴以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爲辭必怡悅顏色故連言之。箋有瀾至禮深。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喻犯禮深。傳由軌至牝牡。正義曰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軌車軌前也然則軌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交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乃飲軌與軌於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軌前也轉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軌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轉軌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軌祭軌乃飲注云古書軌爲軌軌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軌當作軌軌謂兩軌範當爲軌軌車軌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爲正也然則諸言軌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揜軌在軌前垂軌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軌輪小穿也轉車軸端也考功記注鄭司農云軌轡也又云軌小穿也玄謂軌轍末也然則轍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軌轡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軌於車同謂轉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當大馭之軌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軌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雌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卽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雉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雉也釋獸云麋牡麋牝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荅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

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士如歸妻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昕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

迨冰未泮

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迨音殆泮音半反

疏

雖離至未泮。毛以爲宣公淫亂不娶夫

人故陳正礼以責之言此雖離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礼既行納采之等礼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礼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爲異。傳雖離至之時。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礼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謂羔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礼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所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摠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故爲爲日出所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所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礼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爲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箋鴈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注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所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鴈亦用昕此摠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所者君子行礼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礼士昏礼執燭而往婦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箋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爲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爲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招招舟子人涉印否招招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云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如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招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印五郎反我也本或人涉印否印須我友家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作印音同號戶羔反

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疏

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與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爲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由礼而與公淫乎。傳招招號召之貌。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

傷敗焉

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礼。谷古木反。

疏

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致其上故淫於新昏

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礼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習習

谷風以陰以雨

與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

龜勉同心不宜有

怒

言龜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龜勉者以爲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龜勉本亦作龜莫尹反龜勉猶勉勉也譴遣戰反

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

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礼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礼。葑乎容反徐音豐字書作豐乎容反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蒿葑如鬼反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息菜郭

以菲芴爲土瓜解息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莖可耕反蔓音万本又作蕪音無葑音精又子零反葑音福本又作葑音富爾雅葑葑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俾政反又如字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疏

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

習習至同死。正義曰習習然和舒

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與夫婦和而室家成即繼嗣生矣言已龜勉然勉力

思與君子同心以爲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與爲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傳東風

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

澤行思愛成而已。傳葑須非芴箋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葑從孫炎曰須一名葑從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葑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葑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葑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

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從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

十二經注疏

詩二之二

國風邶

五

五

莢曰菑類也釋草又云菲蔥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機云菲似菑莖蠹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鬱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蔥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蔥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機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卽菲也芴也蔥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菑而非菑故云菑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菑之類者蔓菁謂葍也菑類謂菲也。箋皆上下至之祀。正義

行道遲

遲中心有違

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於別尙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違如字韓詩云違很也

不

遠伊邇薄送我畿

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思之甚。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荼苦菜也箋云茶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薺苦毒又甚於茶比方之茶則甘如薺。茶音徒薺音

齊禮反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宴安也。宴本又作燕徐於顯反又烟離反

疏

行道至如弟。毛以爲婦人既已被棄追怨見薄言

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尙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卽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得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巳是思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已之苦言人誰謂荼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茶卽其甘如薺君子苦已猶得新昏故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思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爲異以傳訓爲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爲徘徊也。傳畿門內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是門內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

爾新昏不我屑以

屑絜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室家。屑素節反復扶富反

母逝我梁母發我笱

逝之也梁

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母者諭禁新昏也女母之我家取我躬不閱追恤我後。閱容

云躬身追暇恤憂也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閱音悅

疏

涇以至我後。正義曰婦人旣言君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

與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顯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已爲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爲君子所惡尚
混混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泚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君子何爲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絜飾
用我已不被絜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梁發人笱當
有盜魚之罪以與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
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生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薄即自訣言我身尚不
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已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傳
涇渭至濁異。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
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
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至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
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涇水至喻焉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人
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
也見渭濁言人見濁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
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
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
詩宜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志抑人爲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
詩人得述其意也祝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
女非祝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祝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
國娶明矣。傳絜絜。正義曰絜者飾也謂不絜飾而用已也。傳梁魚至捕魚。正義曰此
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
自專之辭即亦爲魚梁也有孤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
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鴛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
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鴛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鴛之性貪惡
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鵜沔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其制鵜人掌以時鵜爲
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闕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鄣水空中中央承之以笱故
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
之處亦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船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
云梁橫橋是也。箋母者喻禁新昏。正義曰以母禁詳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乃之
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母禁辭說文云母從女象有妊之者禁令勿奸故母爲禁辭。箋我身至

子孫。正義曰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就其深矣方句耳小弁云大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

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舟舩也箋云方泅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泳音詠泅音孚夷夷反下同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

就其至救之。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已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

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

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已故怨之。鄭唯何有何亡為小異。傳舟舩。

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舩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揔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亡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云富亡謂無財

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謂富亡謂有。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箋匍匐言盡力。正

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為盡力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

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贈贈也。不我能慙反以我為讎慙養也箋云慙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慙許

六反毛輿也說文起也樂既阻我德費用不售阻難云箋云既難却我隱蔽我之善我音洛惡鳥路反下皆同

賣物之不售。賈音古市也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難乃且反下難卻同一音如字覲音翼

之時恐至長老窮置故與女顛覆盡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鞫本亦作詢居六反覆既生芳服反注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穉直更反匱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避

既育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螫失石反惡鳥洛反

疏于毒。

毛以爲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讎乎既不被恩遇又爲善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觀其察已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爲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惱當倒之云不能惱我鄭唯不我能惱爲異。傳惱養箋惱驕至惡我。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惱養孫毓引傳云惱與非也爾雅不訓惱爲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爲驕驕者至恩之辭離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駭至惡。箋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說故釋言爲稚釋詁爲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龜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爲盡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爲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道生之者寡食之者寡是也。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本亦作畜勅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卽作禦字。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若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卽作禦字。

有洗有潰既詒我肄

洗洗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云詒遺也君子洗洗然潰潰然

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洗音光潰戶徐以自反爾雅作勤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不念昔者伊余來堅。堅息也箋云君子

稚我始來之時安。疏我有至來堅。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息我。堅許器反。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

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洗洗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患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

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己之禦窮伊辭也。箋君子至旨蓄。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至此旨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

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已又言已爲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爲致富耳言責者協句也。傳肄勞。

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勤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于音過于又作乎

疏

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施氏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

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黎侯至勸之。正義曰以施氏之敘故知爲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

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

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

式用也箋云式微式

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

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

疏

式微至中露。毛以爲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爲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爲發聲言微乎微者言

君今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爲用此勸君歸國以爲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

爲密也。箋式微至發聲。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爲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於衛

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己勞以勸君歸是極諫

之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施氏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

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施氏音毛上或作古北字前高後

下曰施氏字林作堇云堇上亡付反又音施率所類反祀記云十國以爲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牧

疏

施氏四章章四句至於衛。正

義曰作施氏詩者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爲州伯當脩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

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卽此時雖爲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卽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是也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爲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爲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箋衛康至爲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爲牧伯佐之也宣公爲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爲侯又平王命武公爲公不恒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爲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爲公謂爲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爲方伯而以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爲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爲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爲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祀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